

湖亭涉筆

卷之二



15
1255
2



1255
2



湖亭涉筆卷之二

澹泊齋安積覺著

司馬溫公 五事

宋哲宗元祐元年。司馬溫公為相。盡革新法。
 或謂溫公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
 以父子之義。間上。則禍作矣。鶴林玉露云。傳
 其防後患。邵氏聞見錄云。或謂公
 曰云云。薛方山宋元通鑑從之。公正色曰。
 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此溫公學力到。識見到。
 徹頭徹尾底語。故張南軒稱其更不論一已。

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
理。然溫公此語亦有所本。左傳閔元年。晉士
蔣曰。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即此語勢也。
神宗崩。溫公自洛入臨。衛士見公。皆以手加
額。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
為相八閱月。而薨。京師民罷市。葬送者如哭。
私親。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其在
相位。遼道宗敕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毋
生事。開邊隙。金完顏亮生日。熙宗賜公畫像。

此一事見宋元通鑑。公之德業言行。載在史
宋高宗紹興十八年。公之德業言行。載在史
籍。茲不復論著。但以公之德澤。不特宋之士
民愛戴之。夷虜亦知敬畏之。故剽取其一二
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于斯。
陸放翁作溫公布被銘曰。公孫丞相布被。人
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
使人曰儉。不曰詐。不可能也。自注云。此銘予
二十歲時作。今傳以為秦少游非也。載在渭
南集。溫公布衾。范堯夫作銘。范淳父作記。張

文潛書銘後諸賢之作備矣。蓋溫公一生事業皆從一箇誠字中做出。放翁此銘可謂能道出溫公心事。

豫章集山谷跋溫公與文潞公書曰。司馬溫公天下士也。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爲律身爲度者也。觀此書猶可想見其風來。余嘗觀溫公通鑑草書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已之度蓋如是。文獻通考經籍考引李巽巖集曰。張新叟言洛陽有通鑑草藁。

盈兩屋。黃魯直閱數百卷。訖無一字草書。蓋謂此也。溫公平生以誠敬爲主。卽此一事便可見其端正謹慤。所謂草書卽長編也。公與宋次道書所云。草卷每四大截爲一卷。自課三日刪一卷者。是也。李巽巖名燾字仁父。謚文定。事高孝二朝。撰續通鑑長編一百六十八卷。

劉義仲通鑑問疑曰。君實嘗有言。光修通鑑。唯王勝之借一讀。它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

思睡矣。羲仲字壯輿。劉恕道原之子也。當時未知此書之為可貴。故公有是言。然山谷閱草藁數百卷。則當時亦有好之者也。宋史洪邁傳。邁考閱典故。漁獵經史。極鬼神事物之變。手書資治通鑑。凡三。夫讀全書者既少。况寫之乎。一寫猶可勉強。三寫必不能。非容齋之篤學。其孰能及之哉。王應麟謂自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鑑者。殆非過論。元順帝出通鑑分賜近臣。曰。歷代之史。有資治道者。莫備於

此書。此一書見宋景濂題。御賜資治通鑑後文。其見貴重如此。然朱子嘗謂溫公作通鑑。可謂有補治道識者。尚惜其枉費一生精力。薛應旂曰。朱子既有是說矣。乃因其書而提數言。以成綱目一書。力省功倍。至今學者謂綱目繼獲麟而作。而不復知有通鑑矣。然則世之學者好讀綱目。而不好通鑑。其所從來亦久矣。

避諱用之字

焦氏筆乘曰。通鑑西漢諸帝下注。惠帝則云

諱盈之。字曰滿。文帝則云諱恒之。字曰常。景帝則云諱啓之。字曰開。武帝則云諱徹之。字曰通。是以盈之恒之啓之徹之爲名。而以曰滿曰常曰開曰通爲字。蓋荀悅漢紀之文而昧其義者也。此殆不然。今考惠帝紀注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師古曰。臣下以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此。胡三省豈不知君諱臣下所避。故以滿常開通等字代之者哉。弱侯見高帝紀注書諱邦字季。遂認惠

帝以下注爲字某。宣帝紀注引漢紀曰。諱詢字次卿。詢之字曰謀。成帝紀注亦云。諱鷲字太孫。鷲之字曰俊。其文甚明。弱侯不復舉之。何其踈繆也。恐讀者爲所惑。故不得不辨之。

四皓

通鑑不取四皓定儲事。考異辨晰詳悉。其畧曰。留侯猶云非口舌所能爭。豈山林四叟片言遽能祝其事哉。借使四叟實能祝其事。不過汚高祖數寸之刃耳。何至悲歌云羽翮已

成。增繳安施乎。若四叟實能制高祖使不敢廢太子。是留侯立黨以制其父也。留侯豈為此哉。此特辯士欲夸大四叟之事。故云然。司馬遷好奇多愛而采之。今不取。胡致堂不然。其說曰。張良招致四皓。羽翼儲宮。方之齊桓公會合八國定王世子事。簡而力不勞。其績尤偉。而世之君子乃致疑焉。謂審有此。是良為子結黨以拒父。是蓋未知聖人深許首止之盟。而稱管仲相齊一匡天下之美也。致堂

所謂世之君子。正指溫公也。程傳坎六四。納約自牖。亦引留侯招致四老。以為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溫公以為結黨。程子以為就其明。二公所見相反。如此。而程子之說。又何疑焉。朱子亦非溫公之說。詳見語類。文獻通考晁氏曰。公武好通鑑。學之有年。見其大抵。不采俊偉卓異之事。如屈原懷沙自沉。四皓羽翼儲君。嚴光足加帝腹。姚崇十事開說之類。皆削去不錄。然後知公忠信有

餘蓋陋子長之愛奇也。溫公所以不取定儲事者，晁氏之說得之矣。晁氏名公武，字子止。紹興中著讀書志二十卷。

五代史闕文

溫公不取王元之五代史闕文。通鑑後梁太祖紀，晉王立其子存勗。莊宗為嗣，下考異曰：五代史闕文世傳武皇臨薨，武皇即李克用，莊宗即位，追謚武皇帝。以三矢付莊宗曰：「一矢討劉仁恭，一矢擊契丹，一矢滅朱溫。汝能成吾志，死無恨矣。」莊

宗藏三矢於武皇廟庭，及討劉仁恭，命幕吏以少牢告廟，請一矢盛以錦囊，使親將負之，以為前驅。凱旋之日，隨俘馘，納矢於太廟。伐契丹，滅朱氏，亦如之。據薛史，此時莊宗未與契丹及守光為仇。此蓋後人因莊宗成功，撰此事以誇其英武耳。今按歐史伶官傳論，全載此事，蓋據闕文也。此又二公取舍不同如此。文獻通考晁氏曰：五代史闕文一卷。王禹偁撰錄五代史筆避嫌漏略者，以備闕文。凡

一十七事。其餘闕文所載。唐昭宗使梁太祖結襪系事。通鑑不取。蓋亦晁氏所謂俊偉卓異之事。而溫公所不取也。

魏博牙兵

唐兵制。詳見唐書兵志。廢置沿革。皆可考據。但魏博牙兵。田承嗣所私置。非由朝廷。而其疆過於諸鎮。牙者旗名。軍中所建。故將軍所居謂之牙。牙城。帳前謂之牙帳。軍吏早晚兩謁。亦謂之牙。牙兵者。麾下親軍之義也。今據通

鑑。舉其梗概。代宗廣德元年。以田承嗣為魏

博節度使。更號天雄軍。此藩鎮之始也。承嗣

選募管內六州。魏博貝衛澶相六州。文獻通

洛七州。藩鎮之始。考封建考為貝博魏相衛磁

據通鑑釋文辨誤。驍勇之士五千人。為牙軍。

厚其給賜。為腹心。以自衛。自是父子相繼。婚

姻磐結。親黨膠固。承嗣以姪田悅為才。使知

軍事。承嗣死。而悅為留後。承嗣子緒殺悅。而

立。傳至緒子季安。及季安死。其子懷諫幼弱。不能蒞軍政。族人田弘正代統其眾。憲宗元

和七年。弘正以六州地歸正。韓文有魏博節度使沂國公先

廟碑銘謂弘正也。王師征討。皆得其力。然歲久驕橫。

不能無弊。弘正子布。不能綏撫。憂其逼。竟自

殺牙兵。少不如意。則逐主帥。易如反掌。如史

憲誠。何進滔。韓允中。樂彥禎等。比比皆然。昭

宗朝。羅弘信。紹威父子相承。為魏博節度使。

紹威心惡牙兵之驕。而力不能制。時後梁太

祖為宣武節度使。紹威借其兵而殪之。凡八

千家。嬰孺無遺。雖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

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

為此錯也。錯釋為誤。取鑄鐵為喻。宋末王炎

午生祭文丞相文。縱不斷趙盾之殺君。亦將

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鐵。噬臍寧有口

乎。正用此語也。後梁楊師厚鎮天雄軍。選軍

中驍勇。置銀槍都數千人。給賜優厚。以

復故時牙兵之盛。及師厚卒。後唐莊宗取之。

以為帳前銀槍都。得其力以破梁。其後部兵

皇甫暉作亂。劫指揮使楊仁晟曰。主上所以

有天下。吾魏軍力也。莊宗被弒，亦由牙兵。故胡三省曰：莊宗以銀槍効節軍，取梁而亦以銀槍効節軍，取禍。凡自田承嗣置之至此幾二百年。此牙兵之始末也。其法略與皇朝中世以來武將養兵之制相似。蓋自平貞盛征平將門源賴義，殄安倍賴時，東國將士多屬兩家。世道之變，其來漸矣。然牙兵專尚勇悍，故驕縱多不法。皇朝訓以廉恥，故臨難不苟免。此其所以似而不同者歟。

河朔三鎮

唐世河朔三鎮，頗難通曉。今舉大要，謂魏博、成德、盧龍三鎮也。魏博見上，牙兵下。成德鎮州趙地。史鑑稱鎮冀或鎮魏。冀謂朱滔，魏謂魏博，是也。安祿山故將李寶臣降唐，為節度使。其子惟岳為王武俊所殺。武俊傳至其孫承宗，承元田弘正討平之，為節度使。王庭湊殺弘正而自立。庭湊，回鶻阿不思之種。曾孫景崇，其子鎔而亡。盧龍幽州燕地。祿山故將李

懷仙。降唐為節度使。懷仙為朱希彩所殺。而朱泚自稱留後。以盧龍叛泚滅。朱滔據有其地。穆宗時朱克融逐節度使張弘靖而自立。其後叛亂不常。數逐主帥。李德裕用張仲武為帥。鎮州始治。昭宗朝李克用表劉仁恭為盧龍留後。乘唐之亂。勢寢彊大。至子守光。遂稱燕王。成德王鎔亦稱趙王。初王武俊與朱滔等謀同稱王。滔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謂之四王。顏真卿指

為四凶是也。既而去之。然當時藩鎮相謂魏博曰。魏成德曰趙。盧龍曰燕。如秦時六國。然蓋藩鎮之禍。兆於張說之罷府兵。成於李林甫之杜邊將入相之路。跋扈倔彊。遂不可制。以憲宗之英武明斷。擒劉闢。梟李錡。誅吳元濟。而終不能平河北。歐陽永叔讀李翱賦。歎其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之語。正為此也。及武宗用李德裕為相。經略處置。皆得其宜。河朔三鎮。革面嚮

化則贊皇之功亦恐不在裴度李絳之下矣。

宋三鎮

宋三鎮謂中山太原河間。即唐時河北燕趙之地也。據宋元通鑑初徽宗與金太祖約共滅遼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併欲得劉仁恭所獻契丹平營灤三州。金太祖不肯。遼相左企弓降金。嘗獻詩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僧清順十竹軒詩。城中寸土。如寸金。不必相襲。而語偶同。太祖意彌固。及張毅以平州降宋。金太宗指為

兵端。遂敗盟。攻宋。幹離不欲必得三鎮之地。朝議紛紜。李忠定固執言三鎮國之藩蔽。割之何以立國。欽宗不能從。遂許割三鎮以界金。而粘沒喝陷太原。幹離不陷真定。河東河北皆為金有。而二酋長驅入汴。京城不守。而徽欽北行。忠定之言至是驗矣。呂中曰。河東河北無一人負朝廷。而朝廷負其民。粘罕已據太原。幹離不已。陷真定。兩河咽喉已塞矣。而朝廷猶集議存弃三關地。孰便。臣下尚相

持不棄之說甚矣其可痛也。金人嘗謂吾使曰：待汝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大抵國家之患在於多虛文而少實效。多議論而少成功，安得不為虜所侮乎？此論甚中肯綮。蓋議論多而成功少，此宋室始終之患，而金人洞見其病原矣。

阻水布陣

秦王苻堅伐晉，逼淝水而陣。晉兵不得渡，前鋒都督謝玄遣使謂秦陽平公融。融弟堅曰：君懸

軍深入而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陣少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玄掩擊，大破之。周韋孝寬與尉遲惇對陣於沁水。惇布陣二十餘里，麾兵少却，欲待孝寬軍半渡而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惇兵大敗。自古臨水決戰，擊其半渡而勝者固多，但不可引兵少

却耳。蓋兩陣相向。退者先敗。此用兵之常勢。而况渡水者。勇氣自信。難與爭鋒。堅惇欲待其半渡。而少却。反為所乘。此必然之勢也。惇非孝寬之敵。雖不阻水。亦將見敗。堅之將略。固非謝玄所能及。而狼狽如此。豈復諫南伐。天禱其魄乎。

戰鳥圻

梁臨川王宏武帝弟伐魏。自洛口逃去。百萬之師。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治承中。平維盛擊源

賴朝。自富士川遁去。人馬相騰踐。器械輜重。委棄山積。雖眾寡不侔。其不戰而潰一也。宏素懦怯。勸之使退者。呂僧珍也。昌義之怒曰。僧珍可斬。時有蕭娘。呂姥之歌。維盛初無退意。勸之者。藤原忠清也。靜海欲斬之時。有髡首衣緇之歌。何其相類也。又有允相類者。通鑑梁元帝紀。侯子鑒至戰鳥圻。胡注。杜佑曰。宣州南陵縣。鵲洲有戰鳥圻。昔桓溫舉兵東下。住此圻中。宵鳥驚。溫謂官軍圍之。既而定以

群鳥驚噪因名戰鳥桓宣武雄爽猶以鳥驚致疑宜維盛之潰走也。

據守失險

禦敵之策莫若先守要害故曰在我爲要于敵爲害劉宋武帝伐南燕豫料慕容超不能守險旣過大峴喜形于色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虜已入吾掌中矣趙宋之拒金據河塞關爲要而將非其人望風奔潰幹離不臨河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

小舟以濟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粘沒喝攻太原城中固守不下平陽府判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歎曰關險如此而我乃得越南朝可謂無人矣二酋所見皆同其實宋非無久李綱宗澤种師道皆一時將相之良使其得展方略則據險扼隘必不使金人如履平地而至欽宗惑於衆議迄不能用徒使金人姍笑而興歎悲夫。

螳螂黃雀

說苑。蟬鳴榆上。不知螳螂在其後。螳螂捕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後。孺子彈丸欲取黃雀。而不覺露沾衣。此皆務欲得於前。不顧於後。患者。歷觀群雄割據之世。或遲或速。莫不皆蹈此機。而晉末宋初。戎狄猾夏之日。尤為甚焉。今舉一二于此。桓溫伐燕。燕主慕容暉求救于秦。秦王苻堅引群臣議之。皆不欲救。王猛密言于堅曰。燕雖疆大。慕容評暉之叔祖。時為太傅。非

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穀澗。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自堅敗於淮南。部屬咸叛。後秦王姚萇聞慕容冲暉弟攻長安。會群僚議進止。皆曰宜先取長安。建立根本。然後經營四方。萇曰不然。燕人必不立。留關中。吾當移屯嶺北。廣收資實。以待秦亡。燕去。然後拱手取之耳。猛之取燕。萇之取

秦皆如其所料。宋武帝伐後秦。魏明元問崔浩曰。劉裕伐姚泓興子果能克乎。對曰。克之。但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夏主赫連勃勃謂群臣曰。姚泓非裕敵也。裕取關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及聞武帝東還大喜。召其謀臣王買德問取關中之方略。對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義真廬陵王

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復以中原為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未幾勃勃取長安。卒如其策。及勃勃殂。太武明元又取長安。雖中失之。終能得之。王猛姚萇崔浩王買德之豫料成敗。若合符契。何其明也。武帝以螳螂捕蟬。而勃勃以黃雀啄之。安知太武之挾彈以伺其後乎。讀史至此。興替倚伏之機。可勝一慨。

段匹碑

明帝步

卷三

七

段匹磾世為鮮卑，大人不與華夏同氣類，其
 父務勿塵始以征討之功，受晉封爵，非有積
 累之恩，殊異之寵，而匹磾忠義出於天性，其
 弟文鴛從弟末柰最勇悍，而末柰狡猾常懷
 攜貳，初匹磾與太尉劉琨勦力結盟，攻石勒
 于襄國，非末柰之反間，則克復中原亦可
 幾及，為末柰所敗，遂以猜嫌害琨，琨既死而
 匹磾勢孤，不能自立，流離迸散，而其志未嘗
 一日忘晉室也。若唐太宗之用阿史那社爾。

契苾何力，執失思力，則以神武英略，駕馭蕃
 將，故能服其心，而收其用。若匹磾則上無英
 明之主，下無援助之力，特以天資忠純，志氣
 不撓，及兵敗被執，不屈於石勒，著朝服持晉
 節，仗正而斃，孰謂夷狄而慕義至此。華夏之
 人，亦可以少媿矣。春秋之義，夷而進於中國，
 則中國之宜其與劉琨、邵續輩同傳，而垂名
 於史策也。

慕容恪

王應麟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如得臣猶在。成得臣。楚令尹。子玉。事在左傳。憂未歇也。覘國者以人為輕重。按晉人聞慕容儁鮑子暉父死。皆以為中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應麟所云。卽此也。溫既不能取燕。而苻堅使王猛將兵伐而取之。號令嚴明。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歎曰。慕容玄恭。信奇士也。可謂古之遺愛也。慕容恪。儁弟。字太原王。邦人慕之。敵將稱之。其輔幼主之功。

諸葛武侯以來。未之多見也。

王猛

桓溫伐秦。至關中。問王猛以下。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朱文公曰。溫不知人。三秦豪傑。非猛而誰。及苻堅得猛。委以將相之任。富國彊兵。遂成雄霸。宋武帝得王鎮惡。喜曰。鎮惡。王猛之孫。所謂將門有將也。及鎮惡伐姚秦。秦人素重猛。故南人忌鎮惡之功。由是觀之。秦人之思猛。亦猶燕人之思慕容恪。不唯威名。

震於華夏。惠澤亦被於黎庶也。然溫公論猛以慕容垂恪弟燕世祖佩刀誑其子令以為此乃市井鬻賣之行。非雅德君子所宜為。豈猛亦未免策略之士。傾危險說之態乎。然則猛之於恪實有間焉。凡溫公論人不沒其善。不掩其功。至於心術之微。一毫不肯放過。必反覆論辨。而使之歸于正。此其所以垂訓百世歟。

崔浩

崔浩高允皆元魏之名臣。而浩最號多智。巨謀纖計。算無遺策。然王景略之才能。浩亦心服之矣。故其為明元論近世將相之言曰。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安帝之曹操也。屈丐明元改赫連勃勃名曰屈丐乘時徼利。結怨四鄰。雖能縱暴一時。終當為人所吞食耳。此可謂確論矣。凡浩之為人。長於人事。明於天道。其言如著龜。宜太武之歌頌其智。

也。太武使人頌曰：廉若道生，智若崔浩，道生長孫，道生也。然浩師事寇謙之，以證明道術，靜輪之法，刊譔國書，以招北人之忿。恚卒以族誅，何其明於料人而闇於自知也。故君子不取浩之才，智而多高允之亮直，可不知所擇哉。焦氏筆乘引宋書柳元景傳云：浩與柳光世密有異圖，受禍之酷，自有其故。特因史事發耳。按通鑑考異宋文元嘉十八年，温公從魏書，不取宋書，未必可據也。
源賀

元魏隴西王源賀，南涼王禿髮儁之子也。南涼亡，奔魏。明元愛其才，謂曰：卿之先與朕同源，賜姓源氏。孝文太和中卒，遺令諸子曰：汝其毋傲恠，毋荒怠，毋奢越，毋嫉妬，疑思問，言思審，行思恭，服思度，過惡揚善，親賢遠佞。目觀必真，耳屬必正，忠勤以事君，清約以臨己。吾終之後，所葬時服單積，足申孝心。葛靈明器，一無用也。賀本羈旅之臣，非由庠序進者，官至太尉，善以功名終。其事迹載在通鑑。

而遺令數語。皆坦夷平實。足為訓戒。苟非篤好聖賢之學。躬行而心體之。未易發此言也。當時南北知名之士。未嘗見有能及此等語者。通鑑不載。故據北史本傳抄之。

高澄

東魏高澄勸兵入宮。責靜帝曰。陛下何意反。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邪。帝正色曰。自古唯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觀之。則太平記書。後醍醐天皇謀友。

亦非無比例。可發一笑。而澄之恃逆。可勝誅乎。

韋孝寬

蘇頴濱曰。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恃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搏。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誠哉是言也。不唯三國英傑之主為然。東魏高歡之於韋孝寬。亦是已。歡臨陣決機。謀略如神。至圍孝寬於玉壁。則盡攻擊之術。

而孝寬守禦有餘。其報歡之言曰。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歡智勇皆困。因而發疾。解圍去。近世明吳三桂絕其父驤書所云。既無孝寬禦寇之才。正謂此也。歡既卒。諸將宜若無敵。孝寬者。時則有斛律光。爭宜陽之地。相持彌年。而孝寬敗於汾北。此非孝寬之才。下於光。而宇文護不能用其築城之策。故也。光亦北齊名將。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其築十三城於汾北。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

五百里。威名震關西。孝寬無如之。何則。以諱言。縱反間而斃之。故周武帝滅齊。指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鄴其為鄰敵。所憚如此。而為孝寬所斃者。亦非光之智勇。困於孝寬。而後主昏闇。惑於群小。之所致也。隋文帝將移周祚。尉遲迥起兵討之。孝寬為相州總管。中道而還。每至亭驛。盡驅其傳馬而去。使驛司具酒食。以緩追騎。竟得達關中。此皆臨事之智。機數過人者也。北周以孝寬為行軍元帥。

擊迴平之綱目書法。不_レ予_レ孝寬而予_レ迴。此正名義而書為萬世立法者也。史稱孝寬雖在軍中。篤意文史。久在邊境。屢抗彊敵。則其將略傑出。一時南朝未見有其比也。

朱异許敬宗

唐韓瑗來濟上疏。高宗諫立武氏為后。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此亦李勣陛下家事之說也。梁武帝使朱

异_レ宣_レ語_レ。侯景使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唯有一客。致有忿言。亦朕之失也。此雖帝語鄙陋之甚。與敬宗田舍翁之語不甚相遠。它日景謁見。臺城帝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日久。無乃為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自謂天威難犯。十客五客之語。必不出於帝。而朱异為之也。小人情狀。異代同轍。焉得逃哉。

安祿山

安祿山在范陽。專制盧龍平盧河東三道。洞見唐室武備之弛。久蓄不臣之志。一旦反於漁陽。鼓行而南。河北二十四郡。望風而潰。明皇蒙塵。唐祚幾絕。賴汾陽臨淮諸將之力。肅宗得建中興之業。至今知與不知。聞祿山之名者。皆欲唾其面而抉其腦。此天理人心之公。所謂天下之惡一者也。然余觀其行師命將。知人善使。能得其死力。豈非古人所謂盜亦有道者歟。部下諸將如史思明。田承嗣。尹

子奇。崔乾祐。蔡希德。安忠志。張孝忠。李懷仙。何千年。令狐潮。孫孝哲。阿史那承慶等。皆有材略。祿山滅而史思明。田承嗣。安忠志。李懷仙等。皆降于唐。降而復叛。思明之亂。酷於祿山。忠志。賜姓名李寶臣。在成德。懷仙在盧龍。承嗣在魏博。肅代之間。擾亂河北。幾二十年。藩鎮之禍。訖至亡唐。唯張孝忠在易定。能盡臣節。而原其本。則皆祿山故將也。祿山唐叛。臣之渠魁。固不足道。而知人用將之略。亦不

可盡沒。然其所知止於知其類已者耳。若賢哲知人之明，則固非祿山輩所能及也。

史思明

史思明初名宰干。與安祿山同里閭。玄宗賞執奚酋瑣高功，賜名思明。天寶中，祿山擊契丹，大敗，歸罪於左賢王哥解。及魚承仙而斬之。時思明為平盧兵馬使，懼而逃入山谷。近二旬，收散卒得七百人。平盧守將史定方將精兵二千救祿山，契丹引去。祿山乃得免。至

平盧，麾下皆亡。不知所出。思明出見祿山，祿山喜，起執其手曰：吾得汝，復何憂？思明退謂人曰：曷使早出，已與哥解并斬矣。其料祿山如見肺腑，田承嗣世為盧龍小校，祿山以為前鋒兵馬使，掌大雪。祿山按行諸營，至承嗣營，寂若無人。入閱士卒，無一人不在者。祿山以是重之。其在魏博，以石識惑李寶臣，使擊朱滔，如弄小兒於掌股之上，皆狡猾多智，桀黠難制者，宜其唐之諸將難與爭鋒也。憲宗

元和十年。東都留守呂元膺捕山棚賊。通鑑紀東都西南接鄧虢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為生人皆趨勇謂之山棚得其魁按驗則中岳寺僧圓淨年八十餘故嘗為思明將勇悍過人為淄青李師道謀襲洛陽以師道錢千萬陽為治佛光寺結黨定謀舉火為應捕者既得之奮鎚擊其脛不能折圓淨罵曰鼠子折人脛且不能敢稱健兒乃自置其脛教使折之臨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黨與死者凡數千人先是李師

道使刺客殺同平章事武元衡圓淨之謀皆因緣其事此又思明之餘黨也。

家事

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為后長孫無忌褚遂良等固執以為不可它日李勣獨入見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玄宗信讒欲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帝意乃決太子二王皆賜死德宗欲廢太子立

舒王太子即順宗舒王誼代宗孫與李泌謀

之通鑑注史昭曰泌兵媚切胡三省曰泌固薄必翻唐鑑音注音邛則當從入聲

諫帝曰此朕家事何豫於卿而力爭如此對

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

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于臣况坐視太子冤

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事遂寢然肅宗問泌欲

立張良娣為皇后則對曰家事宜待上皇之

命又肅宗問泌欲立廣平王俶代宗為太子對

曰臣嘗固言之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

以明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是則鄴侯亦以

立后立太子為家事而必欲待上皇之命則

其意固與李勣李林甫迥異而勣與林甫之

罪范渟父論之唐鑑備矣林甫祖勣之言而

德宗亦有是言苟非鄴侯之瀝誠忠告開悟

主意則太子必廢而德宗蒙不慈之名矣勣

非唯不諫又勸成之不幾一言喪邦乎三國

志武宣下皇后傳周宣對魏文帝曰此陛下

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通鑑晉紀武帝

謂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齊王攸。武帝弟。自是朕家事。然則魏晉間既有此語矣。

官家大家

漢人稱天子曰縣官。見前後漢書。通鑑晉成帝紀。趙王石虎太子邃謂李顏等曰。官家難稱。胡注。稱天子為官家。始見於此。西漢謂天子為縣官。東漢謂天子為國家。故兼而稱之。或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兼稱之。唐昭宗紀。朱全忠謂冠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

促官家發來。注亦如上。漢元帝紀。陳湯曰。國家與公卿議。注此時已稱天子為國家。非至東都始然也。按漢書蓋寬饒傳。寬饒封事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蔡邕獨斷亦然。僧文瑩湘山野錄載宋真宗問李仲容以官家之義。仲容舉蔣濟萬機論以對。又呼為大家。唐李輔國謂肅宗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綱目集覽大家猶言天家。獨斷曰。天子無外。以天下為家。百官小吏不

敢指斥天子故稱天家親近侍官則稱大家
 北齊和士開祖珽讒河間王孝琬曰于文襄此
 言屬大家胡注此時已謂天子為大家周師
 攻齊晉州告急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為樂齊
 師大敗穆提婆勸齊主緝温公走曰大家去大
 家去後唐明宗疾少愈守漏宮女曰大家省
 事乎有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魂矣胡注又
 云唐時宮中率呼天子為宅家昭宗紀韓建
 發兵圍十六宅諸王呼曰宅家救兒劉季述

等至思政殿皇后趨出拜曰軍容勿驚宅家
 是也此時季述為十軍容使故云然

謝道蘊

晉謝道蘊奕之女王凝之之妻凝之羲之之
 子也安帝義熙中凝之為會稽內史孫恩反
 攻會稽凝之世奉張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
 備日於道室誓願跪呪恩陷會稽凝之出走
 恩執而殺之道蘊聞寇至舉措自若令婢肩
 輿抽刀出門手殺數人乃被執義烈之操百

世不磨而世徒稱其柳絮因風起語與為小
 郎解圍事王獻之凝之弟故稱小郎則世之尚浮華而疏
 實行久矣陳明卿以六字批通鑑曰王無子
 謝有女褒貶之義盡矣

勾當內侍

唐昭宗魏國夫人陳氏才色冠後宮帝以賜
 李克用後克用薨陳氏為尼至晉天福中乃
 卒為屈通鑑昭宗紀注後醍醐帝賜勾當內
 侍於新田義貞聞義貞殞命亦削髮為尼住

嵯峨往生院側守節而終克用惡朱全忠而
 志在興復唐室義貞惡足利尊氏而志在乘
 輿返正二帝之賜官人皆所以褒寵其忠純
 而二宮人之志操亦可嘉尚也

李克用訟寃

通鑑唐僖宗惑張濬之言伐晉陽李克用上
 表訟寃曰朝廷當沾危之時則譽臣為韓彭
 伊呂及既安之後則罵臣為戎羯胡夷今天
 下握兵立功之人獨不懼陛下他日之罵乎

德宗紀李懷光反奉天危急德宗加李晟河中同絳節度使猶以為薄又加同平章事胡注德宗當患難之時進入若將加諸膝當事定之後退人若將墜諸淵此正克用訟寃之意而深中二帝膏肓之疾然僖宗之昏闇又甚於德宗宜唐祚之日蹙矣

真假

漢韓信請為假王以鎮齊高祖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唐末義勝節

度使董昌謀反將稱帝集將佐議之會誓令吳鐔曰大王不欲為真諸侯以傳子孫乃欲為假天子以取滅止耶昌族誅之昌狂悖賊臣卒為錢鏐所夷滅真假之分負別矣

玉體

東魏靜帝遜位于齊下御坐步就東廊詠范蔚宗後漢書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弊履朕欲與六宮別乃步入六宮與妃嬪別

舉_テ官皆哭_ス李嬪誦_ニ陳思王詩_ヲ云_ニ王其愛_ニ玉體_ヲ俱_ニ享_ニ黃髮_ヲ期_ヲ此古今最傷心事也_一文選李善注_ニ玉體引_ニ七發及東觀漢記_ヲ按漢王吉諫_ニ昌邑王賀_ヲ疏_ニ數_ニ以_ニ粟脆之玉體_ヲ犯_ス勤勞之煩毒_ヲ此亦可備善注之考據

豆盧

明蔣之翹韓柳新註繁簡各得其宜_一評隲淨潔_一往往發揮作者旨趣_一然其間或有踈繆者_一柳文送_ニ豆盧膺南遊序_ヲ注_ニ云_ニ豆姓不詳其始_一

但漢有_ニ豆如意_一光武時代_ニ匈奴封_ニ關丹侯_一盧膺疑_ニ其裔也_一按_ニ豆盧代_ニ北_ニ復_ニ姓_一隋有_ニ豆盧通_一唐有_ニ豆盧瑑_一豆盧革_一其餘多_ニ顯著者_一隋書豆盧勣傳勣本_ニ姓慕容_一燕北地王精之後也_一中山敗_ニ歸_ニ魏_一北人謂_ニ歸義為_ニ豆盧_一因_ニ氏焉_一豈之翹偶失_ニ於考索_一耶

杜詩

唐順宗時王叔文王任用事蹤跡詭秘勢將不測_一宦官惡_ニ之_一勸_ニ帝立_ニ廣陵王純為太子_一即

憲宗也。中外大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蜀相祠堂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宋宗澤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沮，憂憤成疾，將卒亦誦此句，興歎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夫誦杜詩一也。叔文之為人，人人皆鄙之，無稱之者。澤之忠義，有以風動天下，後世至今人皆稱之。此邪正之所由判歟。

大言無實

呂太后怒，冒頓單于嫚書，議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以為噲妄言，可斬也。北齊盧詢祖賀破蠕蠕表，所云昔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蠕人充翻表辭見北史盧詢祖傳野客叢書亦舉此語云十萬橫行五千深入，此八字已先見於梁引王僧孺書任孝恭表。今考時世，詢祖在前，恐之耳。祖上句謂此也。然使噲將兵擊匈奴，縱不能橫行，亦能效。必不至如後世姦諛輩徒大言以取容悅也。北周武帝伐北齊，安吐

根言於齊後主曰一撮許賊馬上刺取擲著
 汾水中耳後晉景延廣謂契丹使曰翁怒則
 來戰我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為孫
 所敗取笑天下無悔也晉高祖稱臣契丹約
翁孫為未幾齊晉皆亡可見大言無實徒誤那
 家若二人者真舞陽侯之罪人也

我甲在心

晉朱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燕慕
 容農垂子曰彼甲在人我甲在心岳武穆曰陣

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伺之
 言警世之議論可聽而無實效者農之言謂
 士心欲鬪則雖無甲冑而勇于赴戰武穆之
 言謂兵無常勢臨機制敵皆名言也後唐明
 宗為將時嘗曰諸君喜以口擊賊嗣源但以
 手擊賊耳此又祖伺之言者也

居士

輟耕錄曰今人以居士自號者甚多考之六
 經中惟禮記玉藻有曰居士錦帶注謂道藝

處士也。其說甚備。按三國志胡昭傳。昭居陸
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寇賊到陸渾。
南。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
部類。此蓋胡昭為處士時事也。南史阮孝緒
到洽時。人號曰居士。北史盧景裕謙恭守道。
世號居士。至南北時。則其稱多矣。宋史李格
非。女清照善詩文。尤有稱於時。嫁趙明誠。自
號易安居士。周密齊東野語曰。黃子由尚書
夫人胡氏。俊敏強記。善筆札。時作詩文。亦可

觀。自號惠齋居士。時人比之。李易安云。夫婦
女。而冒居士之號。恐其奪晨。亦甚異矣。然唐
德宗尚宮宋若華與四妹。皆有文學。宮中呼
為學士先生。則非無比例矣。

四六 三事

四六用於表箋奏疏。取其便讀。而至宋歐蘇。
極其精工。神宗即位。以司馬溫公為翰林學
士。公力辭。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
詔可也。且卿能取進士高第。而云不能四六。

何耶。公乃就職。由是觀之。當時所尚可知也。南渡以後。三洪尤長于此。容齋隨筆題云。吾家四六。而舉其警策。皆可誦也。其要在能融會經史。化為己語。開陳時事。感動人心。元祐皇后立。高宗繼統。詔汪龍溪所草有云。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在。哲宗實錄成。趙忠定入相。制詞呂本中所草有云。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散牛李之黨。更須明是以去非。金主亮

入冠。高宗親征。詔洪容齋所草有云。歲星臨于吳。分定成。淝水之勲。鬪士倍于晉師。可決韓原之勝。皆切事機。激勵士庶之心。有助於教化者也。其餘鶴林玉露困學紀聞等所載。班班可見。真西山亦工於此。其進大學衍義表有云。雖共兜雜。進于堯朝。豈魑魅能逃于禹鼎。此時史彌遠當國。排抑西山。理宗惑之。故言及之。甚切時事。明左良玉移南都。檄然。董卓之臍膏溢。三旬。籍元載之厨。椒盈八百。

指斥馬士英之姦亦甚痛快清谷應泰明紀
事本末論斷皆用四六蓋效晉書論贊之體
而洗刷綺靡錯綜古今似或過之然終不能
及元人作宋遼金三史贊古雅簡潔能得體
也。

使事用古不用近不特四六凡為文皆當然
耳然有能合機宜事理允愜者則不必拘理
宗朝趙葵為右丞相言者論葵非由科目進
且曰宰相須用讀書人此用太祖稱實儼語葵因力辭

其表有云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
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抃之言而自解

按不學無術漢書霍光傳贊語張忠定所以
警寇忠愍也又按趙清獻本語阜夔稷契之
時何書可讀此作東坡雪堂既毀紹興中黃

州一道士再營建士人何頡作上梁文其一
聯云前身化鶴曾陪赤壁之游故事換鵝無
復黃庭之字此皆用近世語極為親切文丞
相賀趙月山啓云長江為備不數處可共險
於敵人朝廷用兵三十年當成功於儒者下

句用劉錡語。尤近世事也。苗傳劉正彥之亂。張德遠舟迎呂頤浩。咨以大計。頤浩曰。曩諫開邊。幾死宦官之手。承之漕輓。幾陷腥膻之域。此雖史筆潤色。謂之宋人言語自成。四六亦可也。

金煬王亮有意南侵。校獵國中。一日而獲熊三十六。廷試多士。遂以命題。施宜生奏賦曰。聖天子講武功。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亮覽而喜。擢為第一。此非有本據。直敘當

日事。而儷語之工者也。宜生恒有首丘之志。事覺為金主所烹。事詳本史。

酒顛童子

文獻通考經籍考晁氏曰。白猿傳。不詳何人撰述。梁大同末。歐陽紇妻為猿所竊。後生子詢。崇文總目以為唐人惡詢者為之。後村劉氏曰。歐陽率更詢為太貌寢。長孫無忌嘲之曰。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好事者遂造白猿之說。謗及其親。余嘗聞酒顛童子事。好事

者剽竊白猿傳而敷衍之據劉後村之說則
白猿傳本無其事而好事者爲之酒顛童子
亦無其事而假白猿傳以實之此何異於夢
中說夢縱有之不過大江山一巨盜耳若趙
王石虎太子邃則可謂真酒顛童子者也邃
嗜酒殘忍好妝飾美姬斬其首洗血置盤上
與賓客傳觀之又烹其肉共食之備載晉書
十六國春秋及通鑑此非酒顛童子而何後
唐李贇華遼太祖子東好飲人血姬妾多刺

臂以吮之婢僕小過或抉目或刀割火灼此
二人之所爲無復人理皆酒顛童子之徒也

尊勝隊

宋汴京陷陝西宣撫使范致虛帥師入援以
僧趙宗印爲參議官宗印以僧爲一軍號尊
勝隊童行爲一軍號爭勝隊宗印徒大言實
未嘗知兵遇金將婁宿不戰而潰死者過半
後醍醐帝使小野僧正文觀將兵擊足利尊
氏交鋒輒敗其以童行爲一隊亦猶秦苻堅

之少年都統。饗庭氏直之花一揆。皆取敗之道也。凡為僧者。不可干預政事。而况將兵乎。近世僧永覺有云。僧家寄跡寰中。棲身物表。於一切塵氛。尚當謝絕。况可貪祿位乎。一切文事。尚不可與。况可操武事乎。自元時劉秉忠首開此禁。繼而姚廣孝效之。貪謬妄之勲名。破慈悲之大化。佛門中萬世之罪人也。彼徒中已有覷破者矣。

滕元發

宋元通鑑神宗熙寧元年。帝召滕甫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為名言。乃以甫為翰林學士。八年載滕元發之言。全與此同。疑其重複。考宋史本傳。滕元發初名甫。字元發。以避高魯王諱。改字為名。而字達道。其對神宗之言。即此也。薛方山以為二人。偶失考索也。按通鑑唐武宗即位。李德裕言。

于帝曰。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元發之對。蓋祖德裕之言。陸放翁老學庵筆記曰。王荆公素不樂滕元發。鄭毅夫目爲滕屠。鄭酤然。二公天資豪邁。殊不病其言。觀之則元發固以松柏自期。殆非虛語也。

陳簡齋

簡齋陳與義。以墨梅詩受知徽宗。高宗移蹕

建康。召爲參知政事。趙忠定爲相。以恢復爲己任。秦檜力主和議。百計陷之。忠定建議。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與義曰。若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高宗然之。夫中興事業。孰有大於恢復者哉。與義既參大政。與聞軍國之事。雖不聞其阿附秦檜。而所言如此。則緩急何所賴哉。宋史本傳稱與義尤長於詩。體物寓興。清邃紆餘。高舉橫厲。上下陶謝。章柳之間。鶴林玉露亦云。自陳黃之後。詩人無逾陳

簡齋其詩繇簡古而發穠纖。值靖康之亂。崎嶇流落。感時恨別。頗有一飯不忘君之意。其詩為人所稱許如此。然當天步艱難之日。不得其位。則已。既得其位。不能協贊恢復之謀。而進和議以逢迎。一時恐終不免君子之譏。其避亂華容縣。詩曰。腐儒憂平生。况復值甲兵。終然無寸策。白髮滿頭生。詩語雖工。而實無寸策者也。

霍光傳

後漢靈帝時。中常侍趙忠夏暉等譖呂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言其欲謀廢立也。晉桓溫欲行廢立。而百官莫有識其故典者。左僕射王彪之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此真行廢立者。而彪之江左名臣。非黨于溫者。知事不可止也。東魏大將軍高澄謂濟陰王暉業景穆玄孫。小曰。比讀何書。暉業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此謂伊霍輔少主。曹馬篡國也。東漢宦者剛直盡

忠者唯呂強一人終為忠憚等所構自殺。暉業面以曹馬擬文襄亦剛直之士也。

洪忠宣

洪忠宣開泰寺功德疏。宋史本傳略而不載。但云皓聞祐陵徽宗訃北嚮泣血旦夕臨諱日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舊臣讀之皆揮淚。今考容齋隨筆舉於此。宋元通鑑名臣言行錄續集亦載之。蓋據隨筆也。其辭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况故

宮為禾黍改館徒饋於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漫歌于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繫惟歐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金人讀之亦為之墮淚。朱弁亦有送徽宗大行之文。其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洒冰天皆忠義之言。至今令人讀之感慨。本傳又云。皓留北中凡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惟皓及張邵朱

弁得生還而忠義之聲聞于天下者獨皓而已。惟為秦檜所嫉不死於敵國乃死於讒慝。真知言哉。

滕茂實

滕茂實字秀穎。靖康初使金囚於雲中。竟以憂憤成疾而死。齊東野語載姚孝錫題茂實祠詩曰。本期蘇鄭共揚鑣。蘇鄭蓋指蘇武鄭衆也不意芝蘭先後凋。遺老祇今猶涕淚。後生無復識風標。西陲雁度霜前塞。滹水樵爭日暮橋。追

想平生英偉魄。凌雲一笑豈能招。亦悲壯可誦。故載于此。宋景濂滕奉使贊曰。茂實獨留雁門。終身不再仕。臨沒令以黃幡裹屍而葬。仍刻石識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此死。不事二君者歟。宋史本傳亦載此事。

汪水雲

輟耕錄曰。汪元量號水雲。天兵平杭。日有詩曰。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此語悲哽感

久。堯山堂外紀曰。度宗時。元量以善琴出入
 官掖。從三宮。恭宗。理宗。后。謝氏。度宗。后。全氏。北去。留滯燕京。
 有詩一帙。皆敘宋亡事。嘗和故宮人王清惠
 詩。全篇載在外紀。今摘其一聯曰。萬葉秋聲
 孤館夢。一窻寒月故鄉心。頗有中晚之風調。
 輟耕錄又曰。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
 臺下客。應是不歸來。此宋幼主在京都所作
 也。幼主。即恭宗。元降封瀛國公。始終二十字。含蓄無限淒
 戚意思。讀之而不興感者。幾希。外紀則曰。少

帝之寓燕京也。淒涼無賴。時汪水雲以黃冠
 放歸。少帝作詩送之。云。黃金臺上客。底事又
 思家。歸問林和靖。寒梅幾度花。二書不同。如
 此外。紀似得事由。而詩以輟耕錄所載為勝。
 未知孰是。

謝疊山

千金而募徒。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棄千
 城。豈可聞於隣國。此謝疊山上賈似道書中
 語也。上句用商鞅事。下句用子思言苟變事。

此時似道專權。忌武將有功。誣支取官物。以陷之。壘山自償萬緡。救宣撫趙葵。餘不能辨。故上此書。遂得免徵。餘宋元通鑑曰。枋得知信州。經鉛山。分水嶺下。過辛弃疾墓。旁僧舍有疾聲。大呼于堂上。若鳴其不平者。自昏暮至丙夜。不絕聲。枋得秉燭作文。且且察之。文成而聲始息。枋得請于朝。加贈弃疾少師。諡忠敏。按弃疾字幼安。號稼軒。慷慨有志節。持論勁直。不為迎合。此必義氣有所感動者。余

固陋寡聞。恒以未見其文為憾。如却聘書臨行詩。至今天下皆誦之。真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矣。堯山堂外紀載蔡正孫和臨行詩。及張叔仁送行詩。云。枋得會其意甚稱之。至燕不食而死。壘山重名義。決死生。固無所資於諸友之勸勉。而叔仁詩會其心者。以有此行。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直一文錢。一聯上也。上句用留侯蒯通語。下句用灌夫語。亦甚激切矣。蓋其節義文章磊落軒昂。且萬世而不可泯。

義之盡。仁之至。當與文丞相無所優劣。宋元紀事本末。合二公而書之。標曰文謝之死。明舒芬輯。二公之詩文。題曰文謝成仁遺藁。宜哉。

陶南村二事

陶南村輟耕錄事類浩博。考據精確。其言元事尤詳。足為旁據。如忠烈評李黼。樊執敬。王伯顏。林夢正。楊秉。蕭景茂。老苗評楊完者。越民考評邁里古思。歷舉時事文字。亦跌宕可

喜。堯山堂外紀曰。至正間。九成避兵雲間。泗濱。其地有林泉之勝。同時嘉遜者。皆文人高士。因倣司馬溫公故事。作約語。輟耕錄亦載之。其中有云。節序駸駸。莫負芒屨竹杖。盃盤草草。何慚野藪山肴。想其著書時。胸中有無窮感慨。多少蘊蓄。而時或發之於南村野史之論也。宋景濂稱其積學能文。辭掌覽雜傳記一千餘家。多士林所未見者。則其博洽可知矣。

輟耕錄亦有往往失於點檢者。蓋載筆該博。自然不免此累。今姑舉一二。非敢捃摭前人。之失。恐覽者之為所誤也。婦女曰娘。曰考史。隋柴紹妻李氏起兵。應李淵。與紹各置莫府。號娘子軍。唐平陽公主兵與秦王定京師。號娘子軍。據唐書。柴紹妻李氏。即平陽公主。而高祖女也。此作二事。非也。經紀曰。今人以善能營生者為經紀。唐滕王元嬰與蔣王惲皆好聚斂。太宗嘗賜諸王帛。勅曰。滕叔蔣兄。自

能經紀。不須賜物。據唐書通鑑。此高宗之敕。而非太宗也。滕王元嬰。高祖之子。蔣王惲。太宗之子。高宗之兄。故云。滕叔蔣兄。若太宗則不得謂之叔兄也。又云。不耐煩。三字。見宋書。庾登之弟仲文傳。按晉誓康絕交書。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豈南村偶不及之耶。

冬青行

元世祖以西僧揚璉真加為江南僧統。利宋殯官。金玉發諸陵。在紹興者。又欲哀諸陵骨。

雜牛馬枯骼爲鎮南浮屠有義士痛憤結諸
惡少夜往取遺骸葬蘭亭山後又移宋故宫
冬青樹植其上以識聞者悲之輟耕錄備載
其事義士爲林景熙或以爲唐珣明李西涯
作冬青行曰高家陵孝家陵鱗骨盡蛻竟無
靈唐義士林義士野史傳疑定誰是玉魚金
粟俱塵沙何須更問冬青花徽欽不歸梓宮
復二百年來空朽木穆陵宗理遺骼君莫悲得
葬江南一抔足此又兩存唐林無所決擇而

詩亦勁健悲壯讀之令人興感宋元通鑑定
爲唐珣薛方山在西涯之後蓋有所據然不
如兩存其說而爲二義士之所爲也徐燭又
在方山之後筆精論之以爲輟耕錄云唐收
者諸陵骨林收者高孝兩陵骨故林詩中有
雙匣之語皆拘方之見也當時發掘陵寢二
義士協力收瘞共賦冬青行三首以紀其事
是以唐林二集俱載陶九成謂林詩誤入於
唐集尤拘泥也此說爲長夷白齋詩話曰西

湖飛來峰壁上。佛像。是勝國時楊璉僧琢也。方棠陵豪字思道索筆而題曰。飛來峰天竒也。自揚總統琢之。則天竒損矣。夫楊璉真加罪通于天。到處為人所厭棄。其在江南。以威脅制緇徒。據輟耕錄。枕瑪瑙寺僧日觀。善畫蒲萄。性嗜酒。然楊總統飲以酒。則不一沾脣。見輒罵曰。掘墳賊。圖繪寶鑑曰。僧子溫字仲言。號日觀。又號知歸子。作水墨蒲萄。自成一法。日觀所畫蒲萄。今人多稱賞。故偶及之。

林景熙

林德陽字景熙。輟耕錄號霽山。為宋大學生。有詩名。堯山堂外紀曰。厓山兵潰。陸秀夫負帝同溺。或畫為圖。景熙賦詩曰。紫宸黃閣共樓船。海氣昏昏日月偏。平地已無行在所。丹心猶數中興年。生藏魚腹不見水。宋景瀛陸秀夫像贊曰。身抱龍鬚。死抱龍鬚。直上天。板蕩純臣。有如此。流芳千古更無前。家鉉翁為祈請使。北行。抗節不屈。拘留河間。世祖崩。成宗即位。始

賜衣服遣還鄉里年逾八十矣。景熙有詩送之曰。瀕死孤臣雪滿顛。米糲齧盡偶生全。衣冠萬里風塵老。名節千年日月懸。清唳秋荒遼海鶴。古魂春老蜀山鶻。歸來親舊驚相問。禾黍離離夕照邊。皆淒惋動人。殆有唐人之風致焉。

郝文忠

輟耕錄引霍治書曰。楊煥然讀通鑑至論漢魏正閏大不平之遂修漢書駁正其事因作

詩云。風煙慘淡駐三巴。漢燼將然蜀婦髻。欲起溫公問書法。武侯入寇寇誰家。後攻宋軍迴始見通鑑綱目。其書乃寢。劉道濟尤不平。之修書名三爲亦見綱目。闕而不行。中統改元。郝伯常使宋。郝經字伯常諡文忠被留儀真。執不得還。就買書作續漢史。既脫橐。會同僚苟正甫諸公飲。忽長歎曰。某辛苦十餘年。莫不被高頭巾輩已做了也。皆對云不聞之。至元丁亥。余分臺江西。購得蕭常續漢書。因喟然曰。惜

乎郝君不及見此。按高頭巾輩指華人也。據宋元通鑑元文類續漢史當作續後漢書文類載其序。今舉其略曰。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操丕之鬼域。破懿昭之城府。明道術。闢異端。辨姦邪。表風節。甄義烈。核正偽。曲折隱奧。傳之義理。徵之典則。而原於道德。推本六經之初。苴補二史之後。千載之蔽。一旦廓然矣。古之爲書。大抵聖賢道否。發憤而作。屈平離騷。馬遷史記。皆是也。然皆曠昧一

時。流光百世。故韓愈謂以彼校此。孰得就失。今拘幽之極。而集是書。蓋亦古人之志也。余雖不得見其書。讀此序。想見義例之嚴。萬曆中謝少連作季漢書。余嘗閱之。亦無大發明處。蓋祖揚劉諸子之說也。伯常博覽無不通。爲學務有用。拘真州忠勇軍十六年。志操不少撓。其上理宗書論南北之形勢。言生民之休戚。精覈明審。真經世之大才也。雁足帛書五十九字。輟耕錄載之。以爲元世祖見之。興

師伐宋。宋景濂不然其說。題帛書後曰。蘇武雁書。特出一時假托之辭。非有事實也。今當一介行使不通之際。雁乃能遠離矰繳。而將公書到汴。其殆天欲顯公之忠節耶。或謂世祖見書。有四十騎留江南。無一人如雁之嘆。遂興師伐宋。皆好事者傳會之談。而不知有信史者也。濂修元史。既錄詩入公傳。今復書歲月先後於卷末。以見雁誠能傳書云。蓋至元十一年。世祖伐宋。十三年二月。賈似道送

還伯常於元。三月。虞人獲雁於汴梁。金明池。四月。伯常至燕都。故獲者不以聞。其年七月。伯常卒。至仁宗。延祐五年。奏帛書於朝。詔裝潢成卷。命翰林集賢文臣各題識之。其辨證甚明。見本集。宋元通鑑載帛書事。不取南村之說。亦據元史本傳也。僧周鳳瑞溪夢語集載全文。云見宋景濂文粹。蓋當鳳時。全集未至本邦也。

余忠宣

元順帝至正中。陳友諒破安慶。淮南行省右
丞余闕死之。闕字廷心。謚忠宣。宋景濂作傳。
敘其事。贊曰。於戲。闕真人豪也哉。獨守孤城。
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者。不
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熊虎十萬之師。直激
之。以忠義。故甘心效死。而不可奪也。雖不幸
糧絕城陷。以死。而其忠精之氣。炯炯上貫霄
漢。必粲為列星。流為風霆。散為卿雲。凝為瑞
露。闕雖死。而其不死者。固自若也。然而闕死。

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
萃於一門。較之晉卞壺家。又似過之矣。於戲。
闕果人豪也哉。余來江左。見其門生故吏。言
闕事多至泣下。因想見戰守處。江流有聲。而
斷雲落日。淒迷於莽蒼間。猶足以動人悲思。
因擬其行事成傳。以示為人臣者。今檢元史
列傳。皆無贊語。此傳景濂所私撰者。贊亦非
史家正體。然其筆力。奔放雄健。淋漓慷慨。殆
不下於歐陽五代史贊。能使讀者想見忠宣

之義烈。故據本集錄之。胡元瑞詩藪曰。元人
制作。大概諸家如一。唯余廷心古詩近體。咸
規倣六朝。清新明麗。頗自足賞。惜中厄王事。
使成就。當有可觀。堯山堂外紀載忠宣詩。皆
有風致。可誦。雖忠義稟於天性。亦有資於學
術。蓋張睢陽之流亞也。元瑞惜其詩不能成
就。余謂中厄王事。故能成就。大節詩。特餘事
耳。練子寧過安慶。謁余忠宣祠。詩曰。將軍忠
節冠荆揚。千載精神日月光。血戰孤城身已

殞。名垂青史。汗猶香。殘碑墮。淚空秋草。折戟
沈沙。自夕陽。我亦有懷。追國士。為君感慨。奠
椒觴。子寧抗節。靖難之師。不特詩句凌轡。唐
宋亦能追蹤。忠宣者也。景濂又有題余廷心
篆書後文。其畧云。君子稱其大節。與日月爭
光。信哉。公文與詩。皆超逸絕倫。書亦清勁。與
人相類。公唐元氏。余闕其名也。據輟耕錄。唐
元氏。色自氏族。而非華人。益可貴也。

不月自自乃於所非事人在百貴世
 入除藤公事不乃命關其多由新陳陳
 大計是公文典新音致意錄命書亦能博興
 業書文文其界云或于賦其大顧典且日
 來亦論戲贈忠宣若以景錄不而錄余以
 林簡于寶林亦能讀之隨不林林也
 亦亦自乃於所非事人在百貴世

湖亭涉筆卷之二終

